

怪、异的散析言问题（两篇合订）

辰田昇

【其一】

《晏子春秋·内篇谏上·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谏第二十》篇云：“公曰：怪哉！雨云三日而天不寒。”“公曰怪哉”者，银雀山汉简本作“公曰异哉”¹。

如何理解汉简本作“异”而今本《晏子》作“怪”的这一差异？昇案：此齐、楚方言之异也²。

银雀山汉墓在山东临沂，属齐语区。而今本《晏子》，系刘向校理而成，刘向乃楚元王后，汉之楚国治彭城，是刘向乃广义的楚方言区人，其所操者东楚之语³。

然而，何以知“怪、异”之别确为方言之别？请为言之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篇云：“齐《谐》者，志怪者也。”庄子宋人，宋地也是广义的楚方言区⁴。而“志怪者也”云云，乃自庄子的视角对所谓“齐《谐》”之书所作的定性，“怪”乃庄子据楚言而下语。

“怪”为楚言既已有据，然则“异”为齐语，又何征乎？曰，亦有。《论语·述而》篇云：“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。”“怪”者子所不语，而“异”则子所传之。《春秋》所记之“日有食之”（隐公三年）“大雨震电”（隐公九年）“无冰”（桓公十四年）等诸象，《公羊传》皆云“记异也。”又“雨，木冰”（成公十六年），《谷梁传》亦云“志异也。”是公羊谷梁等齐鲁之儒，皆谓此等灾变为“异”。

¹ 骈宇騫，晏子春秋校释[M]，北京：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8，13。

² 析言之，是严耕望《扬雄所记先秦方言地理区》所谓“东齐区”（严耕望，严耕望史学论文集[M]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，569.）与“江淮区”（前引严著，页571）之间的方言之异。

³ 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：“彭城以东，东海、吴、广陵，此东楚也。”

⁴ 宋即处于严耕望所谓“河淮间大平原之周韩魏宋卫陈楚区即中原区”。（前引严著，页567）

《晏子》此篇齐景公所谓“雨云三日而天不寒”，本亦当为齐景公观念中的“异”，宜乎作“异”者更古，而作“怪”者，乃刘向据汉之楚语而改。

楚语在汉，几有“官话”之地位，盖楚地固广，而此广阔楚地中之楚人，亦秦汉之际“大有作为”者。刘邦沛人，沛乃宋地而终属楚者，是刘氏语乃楚语。高祖九年，“徙贵族楚屈、景、昭、怀、齐田氏关中”，是权力中心关中迁入之楚民尤多。况“齐田氏”本亦陈国人，田氏之语本亦楚语（《方言》所谓“陈楚之间”），至汉时，间或有吸收齐语者。然则齐楚人之徙关中，楚语尤倡固无可疑。

夫汉字之“散言则通”者，正是两地方言交通之结果。齐鲁之语中有“异”（something abnormal），这个语汇齐鲁之儒学有所谓“异”的范畴，而楚语中有“怪”（something amazing）这个语汇。至汉一统天下，民相交流，而“怪、异”二字终于拟合而为一组散言。其中细微之分别，则被保留为“析言则别”。

在汉代，由于楚语尤倡，是以“怪、异”的“散言则通”进程表现为“以楚语（怪）释齐语（异）。”这就是《白虎通·灾变》引《春秋潜潭巴》所谓“灾之言伤也……异之言怪也”。

然则，《论语》之“子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又当何说？此问古人已经发之，《论语集释》引陈埴《木钟集》云：“问：孔子所不语，而《春秋》所纪皆悖乱非常之事。”⁵按，“怪、异”的散言则通进程完成于汉代，不意味着齐语区人人入汉才知道有“怪”这么一个楚语汇。在下《论》的撰作时代，编撰者知道了楚语“怪”是完全有可能的。重要的是他们将“怪”处理为一种怎样的范畴。应该认为，被《春秋》所记录的灾异，都应该是与某些“邦无道”的社会现实，

⁵ 程树德 撰，程俊英，蒋见元 点校，论语集释[M]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99，481.

在孔子的政治哲学中被关联起来的。也就是说，所谓“不时也”的灾异之象，其实是“天人感应”观念下的“自然”范畴之内的现象。而“怪”很可能就被用来指涉那些在此范围以外的自然灾变，即得不到“天人感应”政治哲学解释的灾变就是“怪”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异”是自然的，而“怪”是超自然的。这可能是一种解释。

昇附记，骈字騞云：“刘向《晏子》叙录云‘定著八篇二百十五章’，今本亦八篇二百十五章，简本《晏子》仅存十六章，疑当系节选本。”⁶似乎是说此本是从刘向本节选出来的，乃误。银雀山汉墓既为武帝时期墓葬，则其底本自在刘向本之前，乃刘向校书之所据，是刘向散此单卷诸章而入各篇。至于陪葬本《晏子》之底本，或许不止此十六章，又或此十六章即一单卷之完本，均有可能，无需更做猜测。

【其二】

今人有所谓“诡异”一词，是“诡”与“异”亦一组散言。

饶宗颐有《丰台燕王旦墓便房题凑跋》一文，说西汉燕王旦墓便房内大漆床周边漆饰之字是“黄熊槐神”，并说“槐读为诡，异也（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李贤注），怪也（《玉篇》）。”⁷然则危部之怪、异义诸字，或书作诡、槐、槐者，并楚语也。

前篇引及《庄子·逍遥游》之“齐《谐》者，志怪者也。”知“怪”乃楚语，其实危部怪、异义字并楚语，亦见《庄子·内篇》，如《齐物论》：“恢恠憭怪，道通为一。”

⁶ 骈字騞。晏子春秋校释[M]。北京：书目文献出版社，1988。序言3。

⁷ 饶宗颐。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六 史学（下）[M]。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9。426。

前篇《怪异的散析言问题》，我说刘向是楚元王后，汉之楚国治彭城，是刘向能有楚语。此说甚保守。刘旦封于燕，而仍有楚语，是刘邦有楚语，而汉宗室固言楚语，楚语乃汉之“贵族语言”。

昇附记，饶宗颐云：“黄能之作黄熊或黄龙，《晏子春秋·问下》‘其鼃久乎’，《左传·昭公三年》作‘其能久乎’。鼃乃龙之俗体，此借龙为能。”⁸饶宗颐意者，书者径写“鼃”字而借“能”，此不甚合理。固应如吴则虞说，是“能”先讹为“龙”（龍）或其异体字，又以作“龍”而被俗写为“鼃”（说见《晏子春秋集释》⁹）。

饶宗颐引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郭璞注引“开（启）筮‘化为黄龙’”¹⁰云云，倒不如说，应该依据吴则虞的思路，订正郭璞注为“化为黄能”；而不应该据郭璞注，说“黄能之作黄熊或黄龙”云云。

⁸ 饶宗颐.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六 史学（下）[M]. 北京：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9. 426.

⁹ 吴则虞. 晏子春秋集释[M]. 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62. 273.

¹⁰ 饶宗颐. 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 卷六 史学（下）[M]. 北京：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09. 426.